

本文省略了註腳的版本刊於《時代論壇》第1220期，2011年1月16日；
此全文版本可於<http://sites.google.com/site/evangelseminarian/josaphat>下載。



真的「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啟示錄一個被人忽略了的地方

譚志超，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助理教授暨助理教務長。

相信讀過啟示錄的人，即使不明白當中的異象，也不會對「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這描述感到陌生。這組詞彙在全本聖經中是獨特的，分別出現於啓一 4，一 8 及四 8。傳統的中文譯本原則上一直都把它翻譯為「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和合本、新譯本、呂振中、現代中文譯本及和合本修訂版）。¹而解釋聖經的人亦一直按這種譯法，以三種時態去形容神的存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這給人一個印象，就是神似乎只是永恆不變的存在著，坐在高天之上，甚至是靜止地觀看世事的變化。這樣的理解是否聖經作者的原意？

翻譯上的疏失

其實，「昔在、今在、以後永在」是一個誤譯。按希臘文原文的次序和本意，啓一 4 的正確翻譯應是「...從那今在、昔在、正在來的神...」。²如此對神的形容便有別於上文的理解。首先，約翰關注的不是時間上完全的覆蓋，即「過去，現在和將來」。其次，約翰在這裏所形容的神並非只是靜止地存在；相反，祂是動態的，是正在途中的那一位神。³這兩方面的觀察如何幫助我們認識啟示錄的信息？這樣獨特的形容神又如何提醒今日讀聖經的人？

「今在、昔在、正在來的神」的正意

首先，啟示錄的作者把昔在與今在的次序顛倒，先說神是「今在」的，其實是強調神在此時此刻對讀者的重要。同時，神是「今在」的原文用字，正與當時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出三 14 講到神是「自有永有的」的用字一模一樣。⁴這樣看來，當約翰形容神是「今在、昔在」的神時，他一方面表明神此時此刻的存在，正如祂過去存在一樣，但同時，他要讓閱讀希臘文的第一代讀者知道，這「今在、昔在」的神正是昔日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自有永有」的那一位耶和華。因此，新約時代我們

¹ ὁ ὢν καὶ ὁ ἦν καὶ ὁ ἐρχόμενος。新漢語譯本作「今在、昔在、來臨中」，但其註腳卻註明「來臨中或譯作“以後永在”」。

² 一般的英譯本均能正確地翻譯這片語“...him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³ 希臘文字典的權威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BDAG) 就 ἔρχομαι 的條目，並沒有如新漢語譯本所說，具「以後永在」這另一含意的可能性。

⁴ 七十士譯本：ἐγώ εἰμι ὁ ὢν。一般英譯本：“I am who I am”。與約翰同時代的約瑟夫和斐羅皆以此「今在」(ὁ ὢν)描繪神。參 David E. Aune, *Revelation 1-5:14*,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Dallas: Word, 2002), 30。

所信的神與舊約以色列人所信的沒有絲毫的分別。那昔日呼召摩西、又叫他把神的子民領出埃及的那一位，正是今日要揭示自己在末世的計劃、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祭司」的那一位(比較一 6)。恩惠和平安是從這樣的父神而來(一 5)，實是何等的寶貴。這正是作者透過「今在、昔在」，要喚醒讀者的地方。

第二，古希臘哲學家曾描述神明是「昔在、今在、以後在」的。類似的表達在一世紀大概是廣為人知。⁵這樣，約翰似乎刻意不用外邦人對其神明的描述，卻以聽來突兀的「正在來」取代讀者心目中預計的「以後在」。⁶故此，**這樣突兀的表達目的在於說明神確是一位「正在途中」的神**，祂不是靜止的存在，這其實合乎舊約先知一直的期盼：他們多次期待有一特別的「耶和華的日子」要來到，耶和華要親自降臨(瑪三 1)，並與「一世聖者同來」(亞十四 5, 比較猶 14-15 和啓十九 14)，對離棄神的人施行審判，親自牧養信靠祂的人(結三十四)，為他們帶來新天新地(賽六十四-六十六)。基於這引頸以待的期盼，以賽亞呼求神裂天而降(賽六十四 1)。數百年後，現在神要兌現祂的應許，祂真的要來，並且正在途中！所以，到了啓四-五天上的大敬拜(這兩章聖經正為六-二十二章揭開序幕)，四活物所呼喊的，正是「聖哉！聖哉！聖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正在來的那一位。」(四 8)。恩惠和平安是從這樣的一位神而來，顯明**祂要介入人類的歷史，為全人類帶來祂在舊約中所應許的結局**。祂是「正在來」的神這種觀點，叫讀者仿如大夢初醒。

第三，神是「今在、昔在、正在來的神」的描述恰好出現在卷首問候語的首和尾。一 4, 8 兩次出現「那今在、昔在、正在來的神」，首尾呼應，說明全書正要預告神要如何介入人類歷史，為世界帶來結局。⁷祂是始、也是終，是「阿拉法」、卻也是「俄梅戛」(一 8a, 一 17, 二十一 6, 二十二 13, 賽四十一 4, 四十四 6, 四十八 12)。父神要以怎樣的形式降臨？答案就在卷首語中間的一 7：祂兒子要駕雲降臨(但七 13)！這來臨的詞彙重複前後的第 4 及第 8 節，並非偶然，而是**要突出：基督的再來，本身就等同耶和華的來臨**。難怪緊接的一 9-20，其中有關人子基督異象的形容，在舊約中都是用在耶和華身上：身穿長衣、胸間束著金帶(一 13)－出自但十 5；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一 14)－但七 9；眼目如同火焰(一 14)、腳好像光明的銅(一 15)－但十 6；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一 15)－結四十三 2；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一 16)－詩八十四 11, 賽六十 19, 結一 27。⁸啓二-三的七書信中，耶穌基督一方面重

⁵ 如 Plato, *Timaeus* 37E。其他的例子見 Aune, 31。

⁶ 包衛正確地指出，「約翰利用了這個手法來描繪神的將來：不僅是祂將來的存在，並且是祂將要在拯救和審判中臨到世界。」包衛，《啓示錄神學》，鄧紹光譯（香港：基道，2000），40-41。

⁷ 近代學者已留意到書信的卷首問候語為全書定調及提示全書重心的功能，例如：David E. Aune, *The New Testament in Its Literary Environment*, Libra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8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7)。

⁸ 當然，這裏的「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一 16)則出自有關彌賽亞的預言(賽十一 4, 四十九 2, 詩二 9)。

複這些描述，同時也強調祂是那正在來的那一位(如二 5, 16, 25, 三 3, 11, 20)。⁹啓四-五重提「今在、昔在、正在來的神」，標示著六-二十二章所講述的基督的再來，本身便成就了聖哉的神正是「那今在、昔在、正在來」的那一位。由此看來，**作者實在不需再多加解說父神的來臨，因子的來臨，在意義上已等同父的來臨**(十九-二十)。故此，我們只見主耶穌自己在啓示錄最後的一章中重申「我必快來！」(二十二 7, 12-13, 16, 20)，約翰也只說願主耶穌來(二十二 20)。不然，為何自一 4, 8 及四 8 後，約翰對父神的來臨隻字不提？

「今在、昔在、正在來的神」給我們的反思

從以上的分析，一句人以為微不足道的語句「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其正確的翻譯「今在、昔在、正在來的神」卻能幫助我們更全面的掌握啓示錄的神學信息。祂是領自己子民出埃及的那一位，是「正在途中」的神，要透過基督的再來而來，為人類歷史帶來完結的那位主！

祂昔日領自己子民出埃及，顯明祂是全地的主(出七5)。在末世的日子祂也要領我們脫離全然敗壞的世界(啓七9-14)。跟隨羔羊便是這群屬神子民在其中的表徵(十四 4-5)。面對時局的變遷和信仰的沖擊，明白「誰主明天」實在非常的重要。世局政權在變、在更替，但上帝的主權沒有，祂是「今在、昔在」的上帝。昔日的埃及法老，啓示錄的巴比倫和獸，都在炫耀自己。今日的世人豈非也在自命「人定勝天」？拆解人類DNA圖譜或勘探外太空星球的計劃，雖為我們帶來造福人類的機會，但同時人卻也越來越覺得不再需要上帝：一切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還需要倚靠誰？祂是「今在、昔在、正在來」的上帝，顯明當人不自覺、信徒不警醒，自傲自滿的時候，祂要臨到我們的當中(太二十四42-44，這不也是啓示錄七書信的重點？)。今天我們會否已淡忘聖經這方面的教導？

祂「正在途中」，叫屬神的人能以警醒度日，也叫未信的人可以醒悟歸主。「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太二十四37-39)「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啓十六15)時代在變，我們需要不斷地努力按正意解釋神的說話(提後二15)，讓神的話指引我們的人生，因神的話確切無誤、誠然可信。

⁹ 另一方面，作者在啓四-二十二中，特別以「羔羊」的蹤跡描繪這種基督正在「來」的進程。有關羔羊如何坐寶座的進程，參譚志超，「經文淺釋：從『坐在寶座上的羔羊』說起」，《平安月報》，2007年11月，8-10；http://www.hkpec.org/pecm/art_detail.php?id_no=500 (2010年6月9日存取)。